

從宣講和教導到聆聽和分享



Douglas F. Venne 著
林瑞琪譯

要探討外籍傳教士在角色上的轉變這個問題，最好先研究一下，從保祿時代起，最初三百年所實行挨戶傳教，以至聖奧斯定、聖博德、聖波尼法爵及其他人等的整個教會歷史。我個人認為，第一位稱得上是「現代」的海外傳教士者，應推聖方濟各亞西西。他一貧如洗，又瘦弱不堪，卻隻身跑到伊斯蘭教徒裡去，以愛心及溫良感動了他們。但教會沒有效法他。也許今日傳教士切願舉揚他，因為復活常與我們同在嘛。

我們試看看亞洲，會體驗到另一項時代的大躍進，及對傳教士的新看法。利瑪竇和羅碧烈（R. de Nobelli）分別在中國及印度傳教，他們掌握到傳教工作的要義，讓

信仰的種子在亞洲人自己的土地上成長。這一次，教會同樣是未有足夠成熟的條件去接納聖神所賜下的標記。教會是否過於拘泥於其既有的文化及世界中？

從那時期開始，我們知道「東方」一直是西方教會的關注重點。無數男女以緩慢及耐心的工作，去達成傳教目的。他們盡其一生，嘗試建立基督徒團體。美國瑪利諾會從這些傳教先驅處獲益良多。我們的創會者之一，皮賴氏神父，於一九一八年起程赴華。與他同行的有福德神父及馬奕猷神父，後來成為主教的福德神父秉持傳教精神，派遣瑪利諾會修女，兩個兩個的到大城市或小鄉村去工作。魄力過人的馬奕猷神父，與溫藹睿

智的遣使會會士雷鳴遠神父，共同努力把基督的愛的訊息植根在中國人的心靈中。他們的角色是去建立教會，去指導教會的新成員，給他們付洗，「牧養」他們。不過，這一切仍不足夠。

永存不朽的聖神不斷孕育出改變之泉，但在這湍流的泉水之中，卻屹立著一塊永恆不變的磐石。這就是今天的情況。基督及祂的訊息是始終如一。我們從這塊磐石進入各民族的文化中，同時召喚他們透過我們到達基督。「透過我們」聽起來很簡單，但我也可能是他人接近基督的障礙呢。基督所談及的天國之門，會否因為我而變得更狹窄呢？

我是誰？我是一個中產階級的美國基督徒，具有一切受薪階層家庭的價值觀，包括可靠、忠心、儉樸及勤懇，此外，亦都熱愛基督，我認識祂，也切願祂被其他人所認識。

這就是我在一九五九年到達菲律賓時的心態。執著於這些價值觀念，造成對自己的能力及知識妄自尊大，完全忽視了他人的文化及價值體系，對教會的性質及使命存有先人為主的偏執。我完全步入一個前人所界定好及實踐過的傳教士模式中。

在這情況下，變化進展緩慢，一直未有完成，也許是永遠不會完成。但一如常人所熟知，這些人格特質並非全部是立根於那塊磐石上。我與同會的弟兄姊妹，每日都受俗世及教會的變化之泉所洗擦。

回顧我在一九五九年八月抵達菲律賓擔當傳教士，我的工作完全由堂區開始。當時差不多沒有其他選擇。感恩祭依然以拉丁文進行，強調劃一而忽略合一。與我同班的五

十七位神父，全副裝備像軍隊一般出發。有很多未受良好培訓的基督徒需要我們照顧。付洗、主持婚禮及殯葬禮多不勝數。交通十分不便，然而我們已較本地人有理想得多的交通工具。因此，儘管在當地人中有很多慶節，但我們如非必要，罕有多留一會。我們擁有汽車，因此可以留在陳設舒適的中心工作，因而自我「疏遠」了群眾。經濟上全不成問題，中學是當時熱衷發展的項目，幾乎都附設在每個堂區。我們負責建設，一切採購權、議價權及監督工作都操在我們手中。祈禱成了次要的事。團體聚會大多是外籍人士參加，組織力強而氣氛熱烈，但卻流於浮淺，缺乏深度，因為大家都是大忙人。



不過，在修院的日子裡早已播下改變的種子。我們當中很多人都對當前的傳教模式感到不滿。大家都讀過梵二文憲，改革的窗戶打開了。教宗保祿六世謹慎地探索現代世

界，他的「人類發展」通諭及「在現代世界傳福音」文告，流傳甚廣，而教會亦不斷對外開放。有些主教隨時代而改革，有的則固執於現狀。神職人員變化得快一點，修女變得更快，而教友更是變化最快的一群。

一九六零年代初期，我也順應潮流改變。我參加Cursillos 組織，與一些體驗到真正歸依的教友一起，第一次認識基督。很多參加者返回自己的堂區後成了教友領袖。我們為男女教友開設了領袖培訓班，也成立了教友中心。為了接觸普羅大眾，我們到農村去舉行兩天的堂區研討會。我是三萬名堂區工作者當中唯一的神父，我與十二位教友同屬一組展開服務。農村的人極度渴望聽到天主的說話及道路。

聖言結出了果實，有些教友領袖積極推動社會及政治改革，活出他們新的信仰價值觀。現在我發覺自己處於支援的角色。他們在自己的文化中播種基督的訊息。我再不是推動者或決策者。我是他們的同伴，陪伴他們，按他們的需要，以聖事及聖言強化他們，並鼓勵和規勸他們。這一切，都反映出一個小型的基督徒團體及教友領袖的成長。

這些活動在很多地方得到蓬勃發展，並在傳教士心中及傳教修會內激起很大的波瀾。他們會自問，既然這些基督徒都能照顧自己，我們還留在他們當中幹甚麼？我的修會瑪利諾會決定返本歸原，到罕有基督徒的地方去傳教。他們呼籲志願人士前往印尼、蘇丹、尼泊爾、埃及和孟加拉等地去工作。我選擇了前往孟加拉。

多年以來，我一直為加祿．富高的行跡

所感動。我相信，沒有人比他更能影響現代的傳教觀念。我常自勉，也許有一日能如他一樣在伊斯蘭教徒當中工作及生活。我的計劃、我的祈求、我的天真夢想竟然實現了。學好了當地語言後，我們五位瑪利諾會會士遷進了孟加拉一個小鎮，在一所租來的簡陋房子內居住，與當地未有信奉基督宗教的人一同生活。主管當地教會的總主教批准我們這樣做，但他和其他神職人員都憂慮我們的生活。他們完全憂慮錯了。

我們起初是應官方的邀請，參與當地的成人識字計劃。及後有些會士分散開去照顧貧病者，與農民一起下田工作，探視孤兒，或救助乞丐。我們是以祈禱及服務的團體方式生活。這個更新的團體生活方式為我們來說並不容易，八年以後，只餘下兩人仍在堅守。我的同伴去了另一個地區為貧病者工作，而我則被邀請在我所服務過八年的村子裡住下來，我接受了。

今晚，我坐在骯髒的地板上，靠一盞燈籠的照明，倚著十二吋高的桌子來寫作。這間以黃麻枝造牆，以鋅鐵蓋頂的小屋，座落於一條典型的孟加拉村落，這樣的村落在孟加拉有達八萬五千處之多。在這裡沒有基督徒支持我。居於這樣的境況中，我經常自問：「究竟我帶出了甚麼基督徒標記呢？」我一如邀請我留下的農人一樣，到田中勞動，我自己煮食，自己打掃地方，除了祈禱及睡眠時外，我的大門經常敞開，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進來，或在門外凝視我的動靜。當有成年人希望學會寫讀自己的語言時，我在家中給他們上課。我最大喜悅在於能與鄰人分享

他們生命中的重要時刻。我的日常活動就是提起兒童讓他們在空中蕩鞦韆，這裡的兒童永遠是來個不停的。儘管這樣，我認為我的見證離理想仍尚遠。

我必須重申這一切事情都是應他們的邀請而做的，當然，仍有很多人根本不明白為甚麼我要到那裡去。透過這眾多的事情，我感覺到是上主在邀請我。我最主要的活動是禮儀和祈禱，為了這兩件事情我必須每天早起。在此我發覺自己身處教會邊緣，是天國的這一方的唯一基督徒，扮演著與以往截然不同的角色。

從聖事和研討會到祈禱和臨在，這就是我在傳教歷程上的改變。不但模式變了，動機也變了。我的角色，也由服務及鼓勵那些在教會內的基督信徒，擴大而為與那些配進天國的人一起生活、聆聽他們。所有基督徒都是蒙召成為傳教士，去成為天國的標記，好使他人能夠看見，但我們並非道路，他們不一定透過我們才可以到達天國。

福音中基督叫那治癒了的附魔者不要跟隨祂，但要回到家鄉傳揚天主在他身上行的奇蹟（谷 5：19）。他並非受召成為這最早期的基督徒團體的一員，圍在基督左右。他受召到外方去宣揚天國的來臨。也許我可以把這事套在我自己身上。現在，我們面對今日傳教士角色問題的轉捩點。身為傳教士，我的任務豈不是修直道路，策勵善意的團體追隨基督所宣講的天國的道路，以及鼓勵他們在自己的信仰和傳統中找到這天國的道路？在他們未有感受到這份召叫之前，我是否應把我們教會的認同強加於他們呢？



我感到很幸運，上主在這重要的時刻引領了我。憑我個人的粗淺經驗，就說這是傳教模式及動機演變的種子，是否過於自以為是呢？但如果我不是信此為真，我怎可以把它寫出來呢？

我猶記得一九七四年時，與幾位年青傳教士同遊澳門，站在一條橫路上，遙望隔河的中國。我們向一位邊防軍揮手，他也向我們揮手。我當時是何等的激動，至今回想起來心情尚未能平伏。彷彿在這瞬間的一刻，我得以與這個封閉的國家的千萬人民具體接觸。十年之後，我在尼泊爾邊境躑躅於一道冰冷湍急的小溪之中，嘗試越河進入西藏，只是為了要讓自己能說一句：「我就在那裡，我『跨進』中國了。」這只是一個傳教士的天真行為，用這樣可笑的小方法，去表達自己欲臨在於中國人民中的深切意願。



不過，自一九七四年以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改變了那麼多。而教會是在世界之內，成為各國的明燈。世上很多主要的宗教都在中國建立了深厚的基礎。要不是他們對人性有最深刻的體驗，中國人民怎能吸收這麼多豐厚的文化遺產？無論怎樣困難，今日的傳教士及中國的基督徒，必須合力找出今日人民精神生活的根源；他們必須注視及聆聽道教、孔教、佛教、伊斯蘭教、共產主義、資本主義以至不結盟運動的呼聲。要成就這事，中國教會必須真正的中國化，也同時要成為受過良好培育的基督門徒。外籍傳教士身為傳教士，既是一位受過良好培育的耶穌門徒，可以擔當本地教會與基督及與整個普世教會之間的媒介；作為一個外國人，又可以

擔任本地教會與另一地方教會及文化之間的聯繫。傳教士既然有這些特質，加上他個人的學問及經驗，他可以接受本地教會的邀請，並在其中慢慢發掘出自己的角色。

儘管角色不斷在改變，外籍傳教士在今日仍有一定的角色。從前，我們未獲邀請便帶著喜訊混含了凱旋主義前來。及後，世界拆除了凱旋主義的面具。我們現在應學習謙虛地等候召喚。過往我們是帶著一切我們的外國生活方式及風氣到來，但現在我們必須生活在他們當中，尚似他們，在傳達福音訊息時，嘗試以他們的觀點去理解。過往，是我們組織地方教會，現在則是我們以僕人的身份，被安排去提供我們個人及團體的神恩。以往，我們安排好一切時間表及實際的計劃，但現時我們是以客人的身份前來，去聆聽地方教會的事跡，無論留下來工作抑或離開，都是按照他們的要求而行。

明天的傳教士會怎樣呢？也許在另一個時期在另一個地方，傳教士會重掌地方教會的領導權，又可能傳教士成為在人性最深處探索基督的發掘者。也許他（或她）是一個獻身出來的非洲人，要把福音傳回歐洲去；又可能是一個拉丁美洲人或亞洲人，到美國重燃愛德之光。天主聖神就像風一樣，隨祂自己的意願而吹。但基督是那永恆不變的磐石，驅使一切人去愛及寬恕。

外籍傳教士應更加視自己為本地人，而本地傳教士又應以外籍人的身份去面對現實境況。大家都指向召喚全人類的磐石。每個民族都由主聖神引導，透過教會的引發，以他們自己的理解去回應這召喚。